

域外文人日記抄

施鰲存編譯

域外人日記抄

天馬書店印行

域外人文日記抄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再版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譯者 施 蟄 存

發行者 韓 振 業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印刷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天馬書店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序

自從文學革命運動以來，我國新文學的第一個成績是新詩，其次是戲劇，又次是小說。在這十六七年的時期中，這三者都有了很好的發展。而美文之被重視，則是最近一二年間的事。這個現象，據我的愚見看起來，是自然的，並且是好的。

這裏所謂美文（*Belle Lettres*），即我們普通所謂散文，隨筆，小品之屬的文學作品。在文學的範圍內，美文常常與詩同處於凌駕一切的地位。這並不是由於一種傳統的觀念，以為詩是戲劇的前身，而美文是小說的前身，所以尊重牠們的。這實在是因為第一，在創作的技巧上，詩與美文比戲劇與小說更需要精緻（*Delicacy*），第二，在本質上，詩與美文又比戲劇及小說更是個人

的 (Individual)；所以從文學的藝術價值這方面看起來，美文與詩是應得有牠們的崇高的地位了。

日記是美文中的一支，並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其他的文學作品都是預備寫給別人看的，而惟有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其他的文學作品大都是寫別人的事情，而日記則完全記的自己的言行思想。其他的文學作品是宜於早日印出來的，日記則最好是永遠沒有印行的機會，否則，宜於在作者死後儘可能延緩的時期中印行出來的；從這幾點上看起來，日記豈不是一種最最個人的文學作品嗎？

因為是最最個人的，所以牠的寫作技巧也與其他的文學作品不同得多。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所要注意的是闡釋 (Explanation)，而日記是不需要闡釋的；我們在作小說的時候所要注意的是刻劃 (Description)，而日記是不需要刻劃的；我們在寫其他一切散文的時候所要注意的是文體之明白暢達，辭藻之風華典雅，而這些又不是作日記時所必要的。

可是雖然不要闡釋，不要刻劃，但是我們在中外名家的日記中，往往看到寥寥的數語，實在

已盡了闡釋與刻劃的能事，對於文體及辭藻也一樣，雖然作者無意於求工，然而在那些簡約質樸的斷片中，往往能感覺到卓越的雋味。所以，從這幾點上看起來，可知日記的寫作技巧是與戲劇及小說之類完全不同而更需要一些精緻的。

寫日記的動機也與寫戲劇及小說之類的文藝作品的動機不同。倘若必須要斷言一種寫日記的動機，那麼最適當的還得歸之於「習慣」。是的，寫日記完全是一種習慣，除了「習慣」這個理由之外，我們對於寫日記還有怎樣好解釋呢？

憑着這種習慣，人們每天寫着他的日記。在晚上，臨睡之前，隨意地寫幾句，把一日來的行事思想大略地作一個記錄。因為並不是預備給別人看的，所以文字不必修飾，辭句不必連貫，而思想也毋容虛偽了。所以日記這種東西，當作者正在繼續寫記的時候，是祇對於作者個人有價值的；必須要作者死後，為人發現，被視為作者的文學遺產而印行之，牠才成立了文藝的價值。

因此，我們可知，日記是不能由作者當作文藝作品似地隨時發表的。可以發表的日記，大多不是真實的日記。但是，因為人往往有一種好名之心，所以不發表的日記也未必一定是最好的。

記錄。如我們讀曾國藩求闕齋日記及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之類，總感覺到他們在寫記的時候，早已注意到將來的讀者了。所以，在這些日記中，我們非但在技巧上找不出日記的特點，並且在所表現的思想裏，也很可懷疑這是作者的虛飾。這種日記，無論牠在別方面的價值如何之大，但在文學上的價值是很低微的。

本編選譯了歐美日本七個近代文人的日記，就是注意於上述的標準而選定的。在這七個人的日記中，讀者顯然可以看得出，託爾斯泰是完全將他的日記冊當作備忘簿用的，他每天將他預備要寫的論文材料及小說結構都順次分段地記錄下來，以爲應用時的參攷的。曼殊斐兒則純然以一個女性的藝術家態度來忠實地記錄她的文學上的感想及她的肺病時期的心理，喬治·桑的這份日記則完全是熱情而忠誠的戀愛苦之自白了，所以這七個作者對於寫日記的目的雖然不同，但是他們都是爲自己而記的。

因爲日記純粹的個人的作品，牠不需要連貫的字句，所以日記之特點往往就存在於牠的許多斷片之連續處。自來選錄日記者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他們在選錄一個斷片之後，常常因爲

下文所記錄的事情不在選錄對象之內，或不免枯燥無味這無理由而刪節了。這就是不能表達了原作的特點。我們往往需要在這種不相關的兩個斷片的連續中，看出作者在寫記時的思想轉移的痕跡。所以，本編所選譯的七個人的日記，完全照原本選譯，一點也未有刪削，以存其真。

日記的體裁，約有兩種：一是排日記事的，一是隨筆式的。但是排日記事的當然是日記的正體。所以本編中除選錄庚子日記一種以代表隨筆式的日記之外，其餘都選錄了排日記事的日記（喬治·桑日記一種其實也是例外，不過因為牠既繫有年月時日，姑屬於此。）

域外諸國近代文人，有日記遺世者，非常之多，可惜譯者一則見聞有限，二則藏書未富，所以祇在這裏選錄了七種。其他如法國茹爾·核那爾的日記三大卷的原文迄今尙未買到，不能選譯一部分編入本書，殊爲遺憾，因為這乃是近年來出版的最好的一部日記文學也。譯者很希望他日能有將牠全譯問世的機會。

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施蟄存記

目次

序	一
曼殊斐兒日記	一
倍耐脫日記	二七
託爾斯泰日記	六七
喬治・桑日記	101
果庚日記	141
洛克威爾・肯脫日記	163

有島武郎日記

.....

一八九

曼殊斐兒日記



影 小 者 作

曼殊斐兒 (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 現代英國女作家；批評家

佐

墨雷 (John Middleton Murry) 之妻。她的短篇小說有俄國柴霍甫的作風而更加以女性的纖細，是充滿了藝術氣分的作品。小說集有「德國公寓」，「祝福」，「園舍」，「鴿巢」，「稚氣集」等。日記一卷，係死後其夫墨雷爲之整理，印行於一九二七年。今茲所譯即其中之一部分。

一九二〇年

一月一日 J（註一）預備動身了，火爐邊烘着服裝，爐楣上烘着那白色的短襪。盤裏盛着橙子和雨水晶瑩的葉兒——桌子上放着一盒紙牌。天在下雨，可是還暖和。水仙花正是含苞未放。我們在門邊逗留着，L.M.唱着歌。

一月二日 J到倫敦去了。屋子裏很空，很靜，我整天的害病——精力消損了。下午竟伏在我的工作上睡熟了，以至錯過了郵差。我心裏實在不想睡啊。今日無信。晚上那幅貓畫顯得怪可怕的。

一月三日 一個沉重的木材的擔荷。寄發評論。寒天。S小姐來——興致索然。她打着呵欠又復元了。風雨甚狂烈。夜夢歷見J，他與我「分離」了。S小姐講到鬱金香花，但她的聲音總老是那麼大驚小怪的：她的靈魂的線索全都抖亂了。

一月四日 寒冷，潮濕，有風，可怕的天氣。整天的抵抗着這種壞天氣。精神萎頓極矣。D來飲茶；但這亦沒有什麼好處。工作了一些J，來了兩個電報，這是他約好了的。我不能寫作，水仙花開了，怪柔弱而慘白的。天上的黑雲推開去了。

太陽光立刻照了進來，我便復元了——我的煩躁又發作了。我恨那海。除了寫文章以外，簡直沒有事情好做。但這可怕的孱弱使我舉起筆來也好像舉起一個行杖一樣的重，我怎麼能寫作呢？

一月五日 白茫茫的夜色。上午三時決定D是一個殺人狂。確定了這個主意。開始我的小

說「晚春。」今日天氣悽寒。譯柴霍甫竟日，然後寫我自己的小說至晚十一時。安娜來。我們用英語當着她的面談論她。無信件。郵局罷工。安娜的鞠躬及天鵝絨外衫。

一月六日 今日昏冥，看不見一點青空；海濤奔躍；空中發着沸騰似的喧聲。夢見那些死於Antipneuvonia的貓。上午八時，心臟跳躍。可怕的日子。一刻兒都不能安寧。不能寫作。晚上，把我的床換了一個方位。五時我以為我正在大海裏被拋擲着——永遠地。N. B.

一月七日 在廊下偃息。我不需要一個上帝，使我向他祈禱或懇求，但我需要一個上帝來分享我的幻象。今日下午，雨後看櫻草。我不要什麼人跳舞起來，揮着他們的手臂。我祇要能感覺到他們也看見就是了。

一月八日 天色昏黑。全日如在地獄中。什麼事都不能做。飲白蘭地酒。決心想不哭的——

而竟哭了。孤寂之感真是可怕的啊。倘若我不能有所逃避，我真將死了。憂傷來襲，遂致嘔吐，暈眩，寒冷。唉，我必須設法掙扎過牠才好。

一月九日 又是一個昏黑的日子。下午，福斯脫來，贊成我必須離開此地才好。斷斷續續地竟寫成了一段文章。打碎了鏡面的玻璃。晚上，L. M.和我覺得有數年來未嘗有過的友愛。我不能休息或睡覺。大海的喧吼聲真是不易禁受的啊。

一月十日 費了一晚的工夫，又寫了一段。幫助我，上帝啊！L. M.入室，說我已遲睡了半小時。其實寫文章正該在這時候。與L. M.談我們的友愛已經回復了——與回復到從前的老樣子。想出了一篇「流亡者」。（註二）可怕的憂鬱之夜啊。

一月十一日 作文，從九點半到夜半後一刻，除了因喫東西而停止以外，未嘗休輟。把小說

寫完篇了。然後就枕，興奮得睡不熟，直到五點半。大海中，沉溺者的亡魂終夜嗚咽着。我想起平生一切瑣事，而這些事情都很生動地顯現在目前了……這些都是我畢生最壞的日子啊。

一月十二日 寄出小說，並發一電報。甚疲憊。海濤終日澎湃不已。這個苦惱之杯什麼時候才會離開我呢？啊，苦痛啊！我睡不熟。我躺着，回想着以前的生活……

一月十三日 今日天氣很壞。海岸上籠罩着一陣怪奇的煙霧。下午，緩步園中。我覺得非常衰弱，永遠好像是要偃仆下來似的。曾試想作文，却竟不能。六時卽上牀。夜夢魘甚可怖。

一月十四日 福斯脫來，說我的肺部顯然已好了些，但必須絕對休養兩個月，並且不能散步。我已得到一個「較大的機會」。午夜鐘聲大作。眼痛，不便移動。夢見B，她將她的孩子交給我照顧。